

跨世纪文丛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池
莉
著

太阳出世

青春期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他。深夜，庄建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纵情地想象在白天他不屑一顾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满足。白天的庄建非是教授的儿子，好学生，到处受人关注和赞扬，博得不少女同学的青睐。而他却清高孤傲，拒绝任何女生到家里来玩……

——池莉《不谈爱情》

鄂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吕小琴

太阳出世

池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45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54-0733-1

I·611 定价：6.40 元

《跨世纪文丛》
编委会

顾问:王蒙 洁泯 谢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张正平 彭想林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编务:艾妮 舒琴 代林

小 传

池莉，女，1957年出生于湖北。当过知青，当过小学教师，当过医生，当过文学杂志编辑，现在是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池莉于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烦恼人生》以来的一系列小说均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深受读者喜爱。本书所收的《太阳出世》在《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的优秀中篇奖中，均获得全国读者投票的最高票数，并已由北影拍成电影。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不谈爱情	(1)
太阳出世	(51)
烦恼人生	(117)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166)
细 腰	(183)
一去永不回	(190)
滴血晚霞	(245)
白云苍狗谣	(286)
跋：	曾 卓 (325)
附录：池莉主要作品目录	(328)

不 谈 爱 情

除了手中的那把手术刀，庄建非最为着迷的便是体育运动。尽管他与人玩什么球都输，但他精通看。他是欣赏球类运动的行家。内行得可以纠正国际一流裁判的误判、指出场上教练的失策。

他还在母亲肚子里就经常观看体育赛事——那当然是他母亲应酬他父亲的贤惠举动。而他却似乎由此获得了胎教。三十年来，庄建非已确认自己与体育赛事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应。赛场上总是龙腾虎跃，生机勃勃，健康壮美，毫无伪饰造作；充满着激烈竞争，去掉了生活的平庸，集中了搏击的智慧，实在是人生的浓缩。不迷体育赛事，算什么男人！

所以，在今天之前，庄建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看不成尤伯杯女子羽毛球决赛和汤姆斯杯男子羽毛球决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性决赛，庄建非总是非看不可。在他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全外科乃至全医院都已经充分领教了他的迷劲。外科主任会很自然地在有重大赛事的晚上不安排他的夜班。这次依然如此。

主治医生曾大夫，号称外科的第二把刀。年过五十，面皮白净，衣着考究。近年来心脏不太好，戒了看比赛的瘾，只好寄

托于听讲解和最后结局。他认为宋世雄的讲解嗓音太尖利，感情太冲动，并且经常用词不当。庄建非则成了曾大夫的理想讲解员。而庄建非凑巧又十分乐意事后有机会与人共同回味一番。这一老一少成了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今天下班时候，曾大夫特意候在楼梯口，对庄建非说：“庄大夫，明天见。”

庄建非会意地答：“明天。”

如果今晚没有尤伯杯赛，他们决不会打这个招呼。天天见面的同事，最多打个哈哈。

和往常一样，妻子吉玲已经做好了饭菜。和往常不同的是，庄建非没有磨拳擦掌地围绕菜肴转圈，说：“嗨，好菜！”

庄建非不停地看钟。

饭没吃完，比赛开始了。庄建非立刻放下碗，坐到了客厅的电视机前。

决赛在中国队和南朝鲜队之间进行。众所周知，近几年这个小小的南朝鲜在体育界象只出山饿虎，恨不能吞掉全世界。这可是场血战呢。

中国队的第一单打是李玲蔚。李玲蔚看上去有点有气无力。讲解员解释说这位世界羽坛皇后刚刚发了几日高烧。庄建非一拍椅背，身上忽地出了汗。第一盘李玲蔚果然输了。“太糟了！”庄建非冲着电视屏幕大声叫喊。他猜测队医准是个开后门混进去一心想出国捞外币的家伙，不然怎么能让李玲蔚发几天的高烧？应该吊点钾嘛，否则她怎么会有劲？

庆幸的是李玲蔚到底不失“皇后”的体面，二、三盘都赢了。为中国队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庄建非甩了一把汗，用掌声热烈地欢迎第二单打韩爱萍。凡是湖北的选手，庄建非就倍感亲切，好象与她们有着血缘关系。

了不起的韩爱萍凶猛老辣，几拍子将南朝鲜小姑娘打了下去。两盘连胜，第三盘就用不着打了。

第三单打是新秀辜家明。一个小丫头。又是湖北的。不由得令人无比振奋。

辜家明还没上场，妻子吉玲突然跑上来挡住了电视屏幕。

“我敢打赌，辜家明准赢！”

吉玲没有移动身子。

“你怎么了？”

庄建非这才发现妻子的表情异常严肃。此时此刻他希望任何环节都不要发生什么故障。他用化险为夷的微笑说：

“来来，坐在这儿，陪我看球。我妈妈就老是陪我爸爸看球。”

吉玲说：“我不是你妈。”

“你怎么了？”

“本来嘛。我不是你妈。”

庄建非笑不下去了。

“好了。第三单打开始了。”

吉玲冷冷地扭过头，依然屹立着。

庄建非说：“请让开。”

吉玲将头倏地转了一个方向，身子没让开。

“吉玲，我请你让开！”

讲解员在吉玲身后激动万分地叫道：“好极了！”吉玲笑了，晃动了一下，“嗒”地一声，电视熄灭了。

庄建非跳了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关电视。”

“谁让你关的！”

“用不着经过谁的批准。”

“真是蛮不讲理！”

“谁蛮不讲理？我想你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就会发现你从进家门起除了看钟没看别的。我没说过话，没出过厨房。我一直在等你！等你问我。”

“问你什么？”

庄建非飞快在头脑里搜索了一通，似乎没什么需要问的。今天一切正常。他说：“我不记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请你提醒我。现在你快打开电视。”

吉玲闭上眼睛，难过地摇了摇头，再睁开眼睛时已是满眶泪水。她怨恨交加，喊道：“不！我不打开！”

庄建非一把捏住吉玲的胳膊往旁边拖，吉玲挣扎着，用脚踢庄建非。

电视机开了。辜家明一个漂亮的扣杀，一拍扣死。讲解员又叫：“好极了！”

吉玲扑上去，狠命揪下开关扭。庄建非上前抱住她的胸。吉玲用修得尖尖涂了的指甲油的指头向丈夫抓去。片刻，吉玲胜利了。她披头散发，狮子般占领了电视机。她哭着说：“好！动武了！庄建非，你打老子，你这个婊子养的！”

庄建非不禁后退了好几步，目不转睛望着妻子就象望着一个奇迹。这完全不是他恋爱两年结婚半年的吉玲。吉玲嘴里从来没有一句脏话，一直是个学生型的纯情少女呢。在这尴尬的瞬间里他甚至想笑，这戏法变得把他都蒙住了。谁能蒙住他？谁又蒙住过他？

吉玲捶着胸脯，继续哭声哭气地怒吼：“你打吧，有种的朝这儿打，往死里打，不敢上的是他妈乌龟王八蛋！”

庄建非手中攥着了一只玻璃杯。

这是一套进口高级咖啡具中的一只。玉绿色。式样里透出

一种异国情调。往事历历在目：那是婚前的一天，他俩冒着大雨跑遍了武汉三镇，为的是买套合意的茶具。最后是失望加疲惫。他们拖着脚步钻进一家商店准备歇口气，没料到这是一家新开张的贸易商店。就是这套晶莹的玉绿色的咖啡具在货架上象星星一般光彩闪烁。他们不约而同“哟”了一声，不约而同把手伸向对方说：“买了！”

买了。一只杯子八元九角九分人民币。他们谁也没踌躇，没嫌贵。光是那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瞬间也是千金难买的呀。

这套玻璃杯在家里一直倍受珍爱。

庄建非举起玻璃杯，狠狠朝地上砸去。在痛快淋漓的破碎声中，吉玲的声音比玻璃还尖利。

“啊！你这狗杂种！”

中国银行是幢巨石砌成的巍峨洋房。在这个六月的夜晚，庄建非爬上最高的一级台阶，一屁股坐在石条上，一口气嚼完了五支雪糕。他在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性欲。

庄建非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研究训诂学的专家，母亲是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他们事业心很强，在庄建非很小的时候他们便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庄建非在学山书海里长大。他天赋不错，很有灵性，热爱读书，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班级里的尖子。他的缺陷在不为常人所见的阴暗处：老想躲开人的眼睛干点出格的事。

他在幼儿时期就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愉快来自生殖器。没有任何人教唆，他无师自通。小学快毕业时，他从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知道这种事有个恶心的名称：手淫。因此他曾有一个阶段停止了地下活动。但青春期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她。

深夜，庄建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纵情地想象在白天他不屑一顾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满足。白天的庄建非是教授的儿子，好学生，到处受人关注和赞扬，博得不少女同学的青睐。而他却清高孤傲，拒绝任何女生到家里来玩，因此取得了父母的信任。

要是他母亲知道了这一切准会痛不欲生。

庄建非干得滴水不漏，多少年都滴水不漏。谁要以为搞手淫的男人千篇一律都是姨娘样或都眯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那就上大当了。正人君子与流氓歹徒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通过了手淫的途径之后希望结婚，后者却发展成强奸或乱搞。庄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愿望是结婚。

从理论上说，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有了睡觉的对象。庄建非当然明白这一点。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身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基于这种理智的思考，庄建非一直克制着对女性的渴求，忍饥挨饿挑选到二十九岁半才和吉玲结婚。

现在看来二十九岁半办事也不牢靠。问题在于他处在忍饥挨饿状态。这种状态总会使人饥不择食的。

干嘛要让他偷偷摸摸忍饥挨饿？他恨恨的可又不知心里恨谁。

坐在中国银行最高一级台阶上吃雪糕的庄建非出神地望着大街，心情复杂地想起了梅莹。

梅莹是本市另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她是那种身体丰盈，风韵十足的妇人，身上有一股可望不可即的意味。在一次听学术讲座的常规性小型会议上，庄建非和梅莹坐到了一块。整个下午，庄建非都若隐若现地嗅到邻座那单薄的夏装里边散发出的奶香味。按说她更应该有消毒药水味的。梅莹记笔记时戴一副

金边眼镜，不记就摘下眼镜放在活动桌上。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梅莹一不小心，碰掉了自己的金边眼镜。庄建非没让眼镜掉在地上，他海底捞月做了个十分敏捷的动作，捞住了眼镜。

梅莹这才看了庄建非一眼，说：“谢谢。”不知怎么又添了一句：“老花镜。”

一听是老花镜庄建非忍不住笑了，说：“是你姐姐的纪念品吧。”

梅莹也笑了。

过了一会。梅莹小声说：“我叫梅莹。”

“我叫庄建非。”

他们一起笑起来，都觉得正正经经通报姓名很好笑。

会议宣布结束，人们顿作鸟兽散，只有他们俩迟迟疑疑的。谈话很投机，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于是，他们一块儿去餐馆吃了晚饭。

尽管这事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但那顿晚餐的菜肴庄建非依然能够准确地回忆起来。

梅莹走在他前面，径直上了“芙蓉”川菜馆的二楼雅座。她雍容大方，往那儿一坐，对服务员就象女主人对仆人一样，和蔼可亲却又不容置疑地吩咐：“来点普通菜。辣子鸡，火爆猪肝，麻辣牛肉丝和一盆素汤。”

庄建非暗叹自愧弗如。他一直自恃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这时才发现吃的教养完全是空白。无形中庄建非已经着了迷。被梅莹的风度迷住了。

吃罢川菜，他们满心满腹热情似火。沿着一处不知名的公园小径漫步走去，梅莹给他指出了一条路。

“你不应该搞腹腔外科。腹外在武汉市有个裘法祖，留过德，又有个德国妻子作后盾。不管你的刀子要得如何漂亮，你的名

气压不过他。被他压个十年二十年，你这辈子就输了。你得赶快想办法转行搞胸外。胸外当然也有名家高手，但你年轻，眼疾手快精力充沛腕劲过人，你一定能超过他们。我感觉你的气质适合干飞速发展的新技术，胸外正是当代的热门，你会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的。”

面对强手如林的全国胸外专科，初生牛犊的庄建非不免有些将信将疑。

“我行吗？”

“行！”

梅莹轻轻捶了捶庄建非坚实的臂膀。“我从来没看错过人。”

事后，庄建非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梅莹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没料到改专科后不久他就遇上了一例比较复杂的心血管手术。更没料到的是手术竟如神话一般成功。全院为之轰动，武汉市医学界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庄建非秘密地来到了梅莹家。梅莹穿着家常睡裙，高高扎起发束，春风满面。桌上为他摆着庆贺的精致家宴。庄建非关上房门就狂热地拥抱了她。梅莹紧贴着他，抚摸着 he 脸颊上的青色胡茬，问他想喝葡萄酒还是白酒？

庄建非说：“喝你！”

但是，当梅莹的肉体横陈在他面前时，他显出了初欢的笨拙和羞涩。

梅莹咯咯笑了，说：“我非常乐意帮助你。真的！”

庄建非向来都是个高材生。短短的一夜，他不仅学成出师，最后还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天亮时分，梅莹终于向她的徒弟举手投降了。在被深色窗帘遮掩了的光亮里，梅莹流了泪。

“为什么我年轻时没有你？”

次日晚上，庄建非又来了。这次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只有